

咳餘叢攷

〔清〕趙

翼撰

〔清〕趙翼撰

陔餘叢考

下冊

中華書局



婦爲舅姑三年喪

婦爲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雲貽謀錄云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二舅姑父母皆爲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按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禮及開元禮婦爲舅姑服期近代多爲重服請加裁定魏仁浦等議曰古禮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稱以三年之內几筵尙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齊體哀樂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詔從之遂爲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弔客至則多遣姬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避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秋堂雜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載喪祭損書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

第十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其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家。故世俗謂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齋夷堅志。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世俗法師。縛於庭前。欲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雙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某夜歸。遇鬼於中。其妻脫香櫛。懸于壁几。關中綽以彩綺。合門皆隱隱合。獨留一燈守家。姐見一物狀如蛇。大如大。探案嗅。性見雄雄之。雄號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錄沐陽男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陰陽家所載有雄煞。有雌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雄煞不出。則死者右足錯而向左。雌煞不出。則左足錯而向右。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錯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錯而向外云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避。而屈靈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有爲父母而有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中。帖然無事。此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家祔以藏形。而事之以因。立廟祔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廢訪。所以廣求。

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
南祭不可亂欲言葬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
雖有成葬而墓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歸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
爲尸禮月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會子問望墓爲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
喪雖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弔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
婦蓋哀此又因赴弔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爲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
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爲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
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
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後漢趙長君其文多撮取左氏國語史記附會成篇
未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幸有見被髮祭野者而以爲異歐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
紙餽諸唐引爲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事見舊唐書
則非起於五代而其實并非起於唐唐肅宗元和元年詔寒食食拜奉在墓內有墓使日往墓他州府其取造止孟子東郭墦間之祭雖屬設詞
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已開其端秦起寢殿
於墓側西漢蒲北原廟月出衣冠顧師古曰從高帝陵墓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太

中諸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尤武令諸功臣王常、薛異、吳漢等皆
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實誠父塚。明帝遂有上陵之制。太平先春正月。帝幸甘泉。已下制於園陵。如元會儀。正月。上丁。祫祭廟。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
生諸正大夫外。諸子孫。計數。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戚
族。八月。秋。祫祭亦如之。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戚
族。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禮隱不易者也。此原上陵之制。爲朝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
有上塚之俗。明帝遂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塚。鮑永椎牛上
帝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兩漢以來。見于史書者。不一而
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微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
死歸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
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雖已卽吉者。仍用喪服。白衫麻鞋。此蓋猶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禮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
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
親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獨善魯。然所謂離之者。

亦非異其椁。但一椁而爲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椁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椁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生死不齊。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椁大可容兩棺。今人椁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椁爲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則并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末受命。追王太王。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又改葬以王禮。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於禁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于渦山之尾。初然古人改葬。蓋出於不得已。鄭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敖繼公亦云。或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其世子之類是也。後世以遷就風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後者。其服總麻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喪服記。改葬服總。戴德。鄭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妻妾爲夫。及孫爲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

禮父母故葬地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昌黎謂弔服加麻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殯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者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故葬與未葬異者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擯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爲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卽吉議郝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議之說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晉書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擯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卽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罇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率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訟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爲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晉能改舊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張謇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賊國侯李信成。坐爲太常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傳。光夫人修太其塗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掛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爲宗廟皆有碑。以識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豐碑以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君葬四梓二碑。大夫葬二梓二碑。凡封塗用梓。

去碑注。樹碑于墳前。以繡纆之用。纆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宮寢墳墓。皆植大木爲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勸勸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勸德。多勒銘鼎彝。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東晉之碑。此二說似謂刻石之碑。與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書君父勳伐於其上。又立於陵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綽索之象。孫宗鑑東晉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旣葬。碑留墳中。不復出矣。後稍書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作文字。李緯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間物。所以懸空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悟其非。遂改而孫何亦謂。昔在潁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爲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觀曰。漢去古未遠。猶有豐碑之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由於懸空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有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實卒。袁隗爲之樹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會能改齋漫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按表卽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爲始。或有疑季子碑爲後人僞托者。唐李陽冰初工嶧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如龍如虎。則非後人

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嶧山之罽罽石等，雖非冢墓，亦倣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矣。輟子以爲始於王戎，馮鑑事始以爲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奉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槩上老古，又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爲墓誌之始。不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猶今之主喪云爾，未可故作誌也。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吳以爲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墓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誌銘之作，納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云。阮亭所據封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齊武帝裴皇后薨，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墓誌銘，武帝自爲墓誌銘。步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埋墓之事，然賈吳辨譏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開元武湖，遇大冢，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威斗。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鳳節，此必邯鄲也。而墓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鳳節之墓。又張華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碑，儒王史威長葬。

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陽原野。非事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咸長。此見事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金史蔡珪傳。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即傳燕王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啓墳。其東墓之柩。題曰燕靈王。舊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註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識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椁。有銘曰。不遷其子。靈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韋瓘傳。遷任叅事。大開四年七月。在龜山。中得銘曰。魯晉士。魯晉水。句服黃鐘。皆靈址。應在三上庚。者矣。此銘中已。六千三百五十五。二九重三四百冠。當時其有解者。戒子孫世世以此銘訪人。時五世孫當以問。故說。然亦不詳。魯之子是。其。三十三里。至數水。乃悟此墓。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地以龜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也。解在故。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蓋即莊子所謂石椁銘之類也。由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則或銘數語於其上。而譌文敘事。臆述生平。則起於顏延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銘與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崔公祔道碑銘。所謂思傳舊德。宜勒黃金之碑。楊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也。賈吳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開冢而見。又神僧傳。寶誌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

于家內司馬溫公誌呂誨云誨將死囑爲其埋文誌張仲情云誨次所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後者王荊公集中屬正惠葬于天禧而碑立於嘉祐賈魏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公銘其兄周鼎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而自爲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開平神道碑銘亦云序而銘諸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納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傳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上景濂或倣此歟溫公明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墓藏於壙中。非開發孰從而觀之。謂公諱黃。始葬宋。命其子琰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信。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諱非也。漢幢小品云劉宋時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微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且彌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品以上立碑。漢書載。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非也蘇何曰。蔡邕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未鑑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裴邕傳。裴邕爲車也。邕不知。以爲時收作也。追李勣爲高慈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性懸紳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按南史裴邕傳。裴邕爲車也。邕不知。以爲時收作也。追李勣爲高慈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序與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碑。是竟以麗性懸紳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命物子論。則六朝時已單名曰碑。

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爲蓋非也。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王傘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辨之。以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誌而已。其妻之稱。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李方叔云。但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此。今世號爲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風斯下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卽化。長安北郭。此爲安息。主阮亭引之。以爲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始也。又後漢書趙岐傳。岐久病。勅兒子可立一員石于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與杜子夏臨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齊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爲墓誌。必先有行狀。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爲宋建太妃周

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臨歿。勸諸子不得上行狀。徐孝嗣。爲吳興守。王僧贈以四言詩。人以比蔡子尼行狀。北史。邢威。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三國志註。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上太常司徒議諡法。魏書云。舊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議諡。不應諡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聞見記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諡。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勳。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爲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善欲長。誰肯爲刻覈之舉。雖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勳。而濫者接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便爲議諡。請敕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諡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考功。虛著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之校勳。尚不免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誤。又何怪乎虛詞騙語。連篇累牘也。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